

白衣为诺，双向奔赴

医师节，一起聆听烟台毓璜顶医院的暖医故事

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侯瑞 李凌峰 摄影报道

八月港城，暑气未消，烟台毓璜顶医院的诊室与病房里，比气温更滚烫的，是流转在医患之间的脉脉温情。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，记者走进三间不同的临床科室，打捞三段藏在白大褂与病号服之间的日常。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医学奇迹，只有医者的坚守与患者的信赖，在日复一日的诊疗相守中，写成了医患双向理解的生动注脚。

治心更暖心：病床旁的相守，是最沉的托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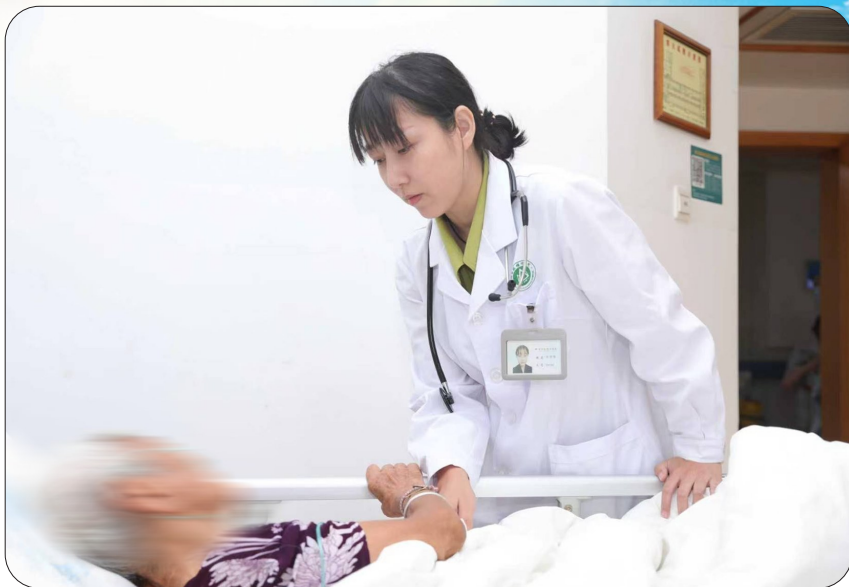
在心内二科病房，主治医师谷佳慧见过太多与心脏疾病缠斗的患者，而那对年已七旬的老夫妇，始终是她心里柔软的印记。

“那位奶奶患有冠心病，合并肾衰、肾性贫血，长期依靠透析维持，心绞痛总在透析前后反复发作，前前后后住院三十余次，科里的医护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。”面对记者，谷佳慧娓娓道出：她的子女远在国外，病床边永远守着她的老伴。每次老人发病被急诊送上来，老爷子都寸步不离，打水、喂饭、陪同检查，事事照料得妥帖周全；哪怕多次接到病重、病危通知，他也从未有过半分抱怨，对着医护永远客客气气，道不完的感谢。

老人总叫她“姑娘”，不叫“医生”。每次查房时拉着她的手，语气里全是不加掩饰的信赖。谷佳慧走上行医路的起点，藏着少年时的遗憾——13岁那年，爷爷因脑出血离世，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的她暗自发誓，要成为一名医生，让更多孩子不必早早承受失去至亲的痛。

如今站在心内科的病房里，她见过太多生死关口，也深知医学的边界。就像这位反复住院的老人，“医护能做的是缓解症状、延缓进展，而真正撑着老人走过一次次病痛的，是老伴不离不弃的陪伴，也是医患之间这份不疾不徐的理解与尊重。”

“我们在治病，患者和家属也在治愈我们。”谷佳慧说。当看到两位老人在病



谷佳慧在查房

痛里依然相扶相守，当家属把全部信任交到自己手上时，那些加班到深夜的疲惫、那些反复沟通的辛劳，好像都轻了几分。治的是心脏的顽疾，暖的是彼此的人心。这份双向的体谅，就是心内科病房里最动人的“强心剂”。

止痛更治“痛”：一句“我守着您”，胜过万剂良方

对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金瑾来说，手术室里的战场，从来不止于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。

那位患有巨大会厌囊肿的高龄老人走进手术室时，双手紧紧攥着床沿，连说几个字都要停下来喘口气。“当时他没法平躺——囊肿占满了本就狭窄的气道，平卧就有窒息的风险”。金瑾记忆犹新：他更不敢“睡着”，常规全麻一旦让自主呼吸消失，这条勉强维持的气道可能瞬间闭合。

“那我们就先不躺。”金瑾没有催促，而是缓缓把手术床调高，让老人保持半坐的舒适姿势。她没有用一句轻飘飘的“没事”敷衍老人的恐惧，而是蹲在床边，把接下来的每一步操作、每一套应急预案，都用最通俗的话讲给他听：“我们不会一下子让您睡过去，先保留您自己的呼吸，慢慢建立安全通道。所有方案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您能自己

呼吸，就是最牢靠的保障。”

老人沉默良久，问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担忧：“我年纪大了，麻醉了，还能醒过来吗？”金瑾轻轻覆住他攥紧的手：“我们做了最充分的准备，我不敢给您绝对的承诺，但我能保证，我会一直守在您旁边，陪着您把这一关过去。您只管好好呼吸，我守着您。”老人点了点头，缓缓松开了紧攥床沿的手。

其实，金瑾心里明白，气管切开是困难气道的重要预案，必要时可以为患者迅速建立生命通道。但对于一位高龄老人而言，它也意味着额外的创伤和更加复杂的术后恢复。

手术当天，可视设备、纤维支气管镜、吸引装置全部就位，气管切开的备选预案也早已落实。金瑾始终守在老人身侧，一边精细调整镇痛镇静的深度，一边用平稳的声音引导他呼吸：“很好，慢慢吸气，再慢

慢呼出来。”

镇静太浅，老人焦虑难安；镇静太深，气道便失了最后的屏障。每一次给药、每一步操作都克制而精准，在守住自主呼吸的前提下，一点点打通生命的气道。当气管导管顺利置入，监护仪上跳出平稳的呼吸波形，那位“不敢躺下、不敢睡着”的老人，终于安然入眠。

更让金瑾难忘的是苏醒时刻。老人缓缓睁开眼，目光茫然片刻，便准确望向她的方向，声音微弱却清晰：“我记得你的声音，是你一直叫我呼吸。听见你在，我就不慌。”

麻醉医生止的是身体的痛，治的是心底因为“怕”而产生的痛。患者交出全部信任，医者便以全部的专业与温柔回应。这一场手术室里的双向奔赴，没有掌声与喝彩，却比任何嘉奖都更有分量。



金瑾(左)在为患者进行麻醉



徐承慧在查房

救急更救心：一纸手书，是急诊室里最暖的勋章

急诊科是医院里节奏最快的阵地，主治医师徐承慧在这里已经奋战了五年。见过心脏骤停的无力，也见过抽丝剥茧查明病因的释然——最让他记挂的，却是一封皱巴巴的手写信。

那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子，因肾衰合并心衰住进急诊ICU，上着呼吸机，等待血液透析治疗。徐承慧值夜班那晚，老人见家属进进出出，以为自己迈不过这道坎，趁着清醒把后事一一交代，说得床边的家属都红了眼。

在徐承慧看来，肾衰合并心衰虽凶险，却并非没有转

机。团队迅速建立深静脉通道，启动血液滤过，精细调整呼吸机参数与用药方案，一点点帮老人把体内多余的水分脱出来。第二天，老人的状态便明显好转，顺利摘下了呼吸机。

劫后余生的老人，躺在病床上没什么事可做，便找了张小信纸，一笔一画给医护写了封感谢信。

“其实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徐承慧说。急诊的日子永远是高速运转的：一周里一个白班、三个小夜班、一个大夜班，黑白颠倒成常态。“最忙的大夜班，一个人要应对三十六名患者，新发的、病情突变的、危重的，忙到脚不沾地是家常便饭。”他也

有过挫败的时刻——比如心梗合并心脏破裂的患者，几十分钟内便撒手人寰，那种无力感压得人喘不过气；也有过动摇的瞬间，高强度的连轴转，让他对家里一岁多的孩子满心愧疚。

可就是这封字迹并不工整的手写信，成了疲惫时刻的一剂良药。老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交代后事，又在重获生机后郑重写下感谢信，这份最朴素的认可，让所有的辛苦都有了落点。

徐承慧说，急诊医生争分夺秒救的是急症，守的更是人心。“你以性命相托，我必全力以赴；你懂我奔波不易，我记你暖意长存。”这封躺在急诊ICU里的感谢信，

没有精致的装帧，却是医者职业路上最珍贵的勋章。

三个故事，三个科室，三种不同的医学战场，却有着同样的温情内核。医学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，而是医患并肩对抗病痛的双向旅程。医生以仁心换信任，患者以理解暖仁心，一来一往之间，便有了超越诊疗的温度。

第九个中国医师节，致敬所有白衣执甲的医者，也致敬每一份真诚的理解与信赖。在毓璜顶医院的病房里，在港城的每一处诊疗阵地，这样的温暖还在延续，拼成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健康底色。